

聞捷 袁鷹

非洲的火炬

FEIZHOUDEHUOJU





非洲的火炬

聞捷 袁鷹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非洲的火炬

聞捷 袁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90×960毫米 1/32 印张 5 1/2 插页 2 字数 61,000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0(内半精装1,000)

內 容 提 要

阿尔及利亚，一个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烈火中诞生的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一个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伟大的英雄人民。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他們在奥雷斯山区，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炬，终于夺得了民族独立。为非洲人民树立了一个敢于进行武装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曾經帶着中国人民友好的情谊，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一八月，訪問了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他們在这本书里，記下了阿尔及利亚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战斗的英雄和英雄事迹，記下了他們那不可遏止的感情，为那些“一手拿槍，一手拿鐮”的战士們尽情欢唱。

在这本书里，可以聞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战斗的气息，可以听到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的呼声。

装帧插图：陈 新

目 录

十一月一日	1
奥雷斯山贊	22
朗拜斯監獄	40
巴特納的鸛喉	51

小城午歇.....	55
君士坦丁“圣战者”.....	67
卡士巴人.....	83
海 湾	104
奥兰教授	112
树 林	131
橄榄哨	137
伊德拉山上	153



十一月一日

我們在英雄的阿尔及利亚，訪問了四十五天。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山村，在同阿尔及利亚兄弟們的傾心交談中，只要一提起革命战争，他們总要說到一个数字，一个日期：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

这是个响亮的日子，发光的日子。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一天，在总督府

那一天，阿尔及尔的法国总督府里，电话铃从清晨到深夜都在跳动着，嘶叫着。值班员的额上冒着汗珠，直着嗓子呼唤：“阿罗！阿罗！……”

那一天，闪着亮光的新式轿车、军用汽车，从总督府里开出又开进，开进又开出，像得了什么疯病似的。

那一天，这座被称做夏宫的花园别墅里，出现从来没有过的不平静。从总督利昂纳将军起，直到下级军官、文职人员，脸色都不像平时，在烦躁中夹着恐慌。

在阿尔及利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能使这批殖民老爷们、这批屠杀殖民地人民从来不闪动一下眉毛的刽子手们心惊肉跳？

晚上，总督府向外界发表一项经过字斟句

酌的公报：

“今天早晨以前，在阿尔及利亚各地，特别是在君士坦丁省东部和奥雷斯地区，小股小股的恐怖分子犯了三十来起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

官方发言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小股的恐怖分子”竟然引起堂堂总督府如此巨大的震动？为什么这种对殖民者法律的“犯罪行为”，会有三十来起之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什么都在十一月一日“早晨以前”同时发生？

在这个轻描淡写的公报里，他们企图掩盖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尽管这些殖民主义者自己都陷入忧心忡忡，好像已经预感到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

那一天，阿尔及利亚人民盼望了一百多年的争取独立解放的全民总起义，爆发了！

那一天，阿尔及利亚人民用枪对付压在头上一百多年的殖民主义者的正义行动，开始了！

那一天，非洲大陆上被压迫民族武装斗争的火炬，点燃起来了！

零时，在奥雷斯山区

深夜的急行军。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前后左右是一片漆黑。

三千多人，分成几十路，在山径和乡村小路上走着。没有说话声，只听得急促而又杂乱的脚步：噔噔，噔噔，噔噔……

暗夜里，有时闪过一支细微的手电光：

“口令！”

“阿尔及尔！”

几十路队伍，在山径和乡村小路上走着。大地母亲没有沉睡，她在茫茫长夜里睁大了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女去投入祖祖辈辈

沒有完成的神圣事业。

目标：几十个法国侵略軍的据点。

行动時間：十一月一日零时。

几十路队伍，在山徑和乡村小路上走着。
每个人的心，在跳动，在翻騰。

这里有貧无立錫之地的农民，有終年不得溫飽的牧民，有受尽殖民者榨压的手工业者，有愛国的小学教师、下級軍官、小公務員和小商业者。

他們原来散在四面八方，今天，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下汇合了。他們之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彼此并不熟識，今天，手里的刀枪使他們結成血肉的友誼。他們相互之間，不再按法国人习惯称“先生”，而是按阿拉伯民族的傳統，亲切称呼“兄弟”了。

今夜，他們受着人民的嘱托，要去点燃武装起义的火炬，他們要举起这支火炬，劈开濃

黑的长夜，宣告阿尔及利亚的黎明！

我們向許多参加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总起义的人提出相同的問題：那天夜里，你是怎样想的？

阿尔及利亚战士們有共同的特点：純朴而渾厚。他們回答得十分簡單：

“我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一点念头：同法国鬼子拼了！”

“殖民主义者逼得我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不干，怎么办？”

“我对妻子說，你好好看住家吧，我大約十年以后才会回来。”

“我就有一个想法，一切为了独立！”

如果要从这些回答里，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寻找曲折动人的情节，那是困难的。但是，从这簡單的、却极有分量的句字里，从他們坚定的、却极为丰富的神情里，你不是完全能諦

听到他们心头的愤怒和呐喊么？

几十路队伍，在山径和乡村小路上走着。

他们手里拿着的，是猎枪，是匕首、短刀，是木棍。

他们要去进攻的，是法国侵略军的碉堡、兵营和军火库。那里，有全副现代化武装的军队。

此刻，谁也不去考虑究竟能不能战胜敌人的问题。人们想着的，只有一件事：怎样打响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的第一枪？怎样去夺取敌人的枪枝弹药？怎样把武装起义的信息传播给全阿尔及利亚每一个兄弟姐妹？怎样去开始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神圣事业？

十一月一日零时。几十处枪声，在奥雷斯山区同时响起来！几十支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炬，在阿尔及利亚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同时燃烧起来！

在一个山上

奥雷斯的枪声，打开了阿尔及利亚历史的新时期。

“起义了！”

“起义了！”

在城市和农村，人们奔走相告，交换新的胜利消息，悄悄地在大街小巷张贴拥护民族解放阵线的标语；在靠近奥雷斯、卡比利亚、马斯喀拉的山区人民，人们过着两种生活：白天，一方面忙着种地、放羊，打粮食，一方面为游击队准备衣食；夜晚，每个村子都繁忙起来。老年人、妇女、孩子，牵牲口的牵牲口，背口袋的背口袋，跋山涉水，把粮草衣服运上山去，送给那些被人们亲切地唤做“圣战者”的英雄儿女。

在山上，战士们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永远难忘的岁月……

巴特納軍區的麥杜米·哈希德上尉，向我們敘述了他自己的戰鬥經歷。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以後，他一直戰鬥在君士坦丁堡東部的吉拜爾·西迪·阿赫邁德山。這是一座荒涼的山，山上沒有樹木，更不用說叢林，有的只是懸崖絕壁和奇形怪狀的石頭。

山上的日子是艱苦的。山路崎嶇，只有亂石堆里的一條羊腸小道。糧食、飲水和一切物資，都得從這條羊腸小道上挑上來。距離山腳二十五公里，有個烏昂查村。法國侵略軍為了切斷游擊隊同人民的聯繫，在山腳下安了許多碉堡，又不斷地派兵到烏昂查村掃蕩。但是村里的老百姓，都是些勇敢的人，他們生活在敵人的屠刀下，還是想盡辦法，冒着性命危險，不斷地把情報送上山來。村里的民兵們，到晚上就同游擊隊配合，破壞公路，破壞高壓電綫，打敵人的碉堡。

敌人把成吨的炮弹倾泻在山上，许多山包被轰平了。有时候，敌人的重兵冲上山，堵住游击队的山洞，往里面塞燃烧弹。游击队就学会在山上打坑道，纵横相连，这边堵住那边通。战士们啃着老大爷送来的干粮，披着老大娘缝的羊皮袄，严严地守住坑道，笑指着山下的法国侵略军说：“来吧，再来吧，再送点步枪、机枪和子弹来吧！”

就是这座一千多米的石山，成了他们坚持战斗的堡垒。他们下山打敌人、上山来休整，一直打了七年多。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开上山的那一天，只有二十个人。以后，每打一次仗，就吸收些新战士，附近村子和矿山的年青人，陆陆续续往山上跑。五年以后，这座过去并不出名的荒山，已经成为东部战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它的正式番号是东部军区第三营，战斗人员三百多人。哈希德本人，上山时候是个二十四岁的小公务员，下山时已经是第三营领导

人之一了。

“去年三月，我們下山来。下山的情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天天气好极了，太阳晒得路上暖洋洋的。有的人高声唱歌，有的人举着枪大喊大叫。我現在簡直沒法給你們形容。我們唱着战歌走下山来，从此可以自由呼吸了！”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他想了一下，似乎要从記憶里的三百多人热烈的歌声和欢笑声中，捕捉住自己刹那間的思路。

“我么？一方面非常兴奋，打了七年多，终于赢得胜利。另外一方面也感到，我們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敌人撤退的时候，把什么都破坏了，我們还要繼續革命。就像大家說的：一手拿枪，一手拿鎬！”

哈希德的經歷，是許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士們共同的經歷，只不过他們是在另一些山上，另一些地区，用另一些方式开始了十一